

「踏」遍福爾摩沙 不務正業的踢踏鬼才，楊宗儒

“Tap” All over Formosa The Anti-traditional Genius of Tap Dance, Mel Yang

楊孟蓉
Monique YA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楊宗儒

1980生於台灣苗栗，在大學時代主修航運管理，因緣際會的接觸了踢踏舞。畢業前夕，歷經了家庭革命與自我內心的掙扎，棄本行而選擇了舞蹈這條路。2004年代表台灣赴中國參與其全國踢踏舞錦標賽，同時榮獲專業組銀獎及銅獎；2005年獲2005「舞動青春」踢踏舞全國大賽個人成人組冠軍，曾擔任許多與舞團演出以及國際踢踏舞藝術節之藝術總監與課堂指導，協助籌備藝術節各項活動。目前為台灣國際踢踏舞研究協會(TTA)理事，並任教於台灣南北各地大小舞團及協助師資培訓。

圖1 彩色的麥克風頭、領帶與海灘褲，是小楊在作品「TTT」裡的造型之一。

“TAP” ALL OVER FORMOSA

THE ANTI-TRADITIONAL GENIUS OF TAP DANCE, MEL YANG



圖2 大達利9歲的卡拉，是達利不可或缺的謬思女神。

叛逆，人皆有之，有趣的是當教育與社會觀念檢視它時，卻經常以偏概全的全部視為負面，這種作法猶如兩面刃，當維護正統的道德價值時，卻也扼殺了可能發展的創造潛力。當叛逆具有正向作用的信念時，朝傳統觀念所以為正當價值的反方向前進、挑戰既定觀念認為不可能的事、破壞之後積極的建設、連結我們所無法聯想在一起的層面，之後，創造出屬於自己以及個人與環境的獨特經驗。

被皇家美術學院踢出門戶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Salvador Dalí)，為了所愛卡拉而與父親決裂，儘管如此，以卡拉和精神分析為謬思的他卻創造出史無前例畫作，成為藝術史上重要且影響深遠的一筆紀錄。

這些反傳統「偉大的叛逆」所引發出的正向意義——激起藝術漣漪、發現自身與周圍環境美的價值、提昇社會藝文素養等，是否是當初與社會主流價值觀摩擦碰撞時，傳統的觀念的一方與主角本身所始料未及的呢？

嚆矢：青澀少年的自我發掘

「你永遠無法想像，陪你走一輩子的雙腳可以帶給你這般的樂趣。」 楊宗儒，2008

「每個舞者都有他的啟蒙老師，你猜我的啟蒙老師是誰？」，當筆者努力從腦袋當中搜尋可能跟踢踏舞有關的國內外名人之時，28歲卻穿著唐裝、人稱小楊老師的楊宗儒將滑鼠按了一下，電腦螢幕出現了

麥克傑克森(Michael Jackson)的《黑與白》MV。挑戰世俗眼光以及具爭議性的動作，麥克傑克森在小楊國、高中時期時，氣勢如日中天、引領風騷，不分國內外。

小時候個性內向、瘦小不起眼的小楊(雖然他目前鶴立雞群、走路彷彿一陣旋風掃過)，在老師以及親戚的眼中，是個安靜、乖巧，寫了一手不錯的書法的小孩，連他自己也都沒想過，當麥克傑克森適逢在一個處在賀爾蒙開始翻天覆地作怪的青春期中男孩之生命出現，竟迸發了出人意表的化學作用。小楊老師說：

「當時我從電視上看麥克傑克森的MV錄影帶，我真的為之驚豔，噢！真是太讚了，我甚至用我存了好一陣子的零用錢去買音樂錄影帶，就趁著家裡沒人時，偷偷練舞步。」

那時的小楊，身在一個傳統的客家大家庭中，這個小興趣也就僅止於興趣，他從沒想過舞蹈會在他的生命掀起滔天巨浪。第一次登上舞台，在眾人面前表演，是他高二公民訓練活動的晚會。班上幾個好友知道楊老師的秘密拿手絕活，便簇擁他擔任晚會活動的班上表演節目總籌，小楊老師說：

「我很緊張也很躍躍欲試，但除了幾個跟我比較熟的同學之外，別人知道原來我有這個秘密絕活都嚇呆了，因為當時我在班上的形象是極為安靜不多話，連跟女生說話臉都會紅。」

為了讓整個表演有驚人的展現，小楊也開始嘗試自己剪接音樂、找同學練舞、編舞，這可說是他創作以及教學的初體驗。



由左至右 圖3 Michael Jackson 獨特的舞步以及極具個人特色的MV，深深的影響少年時代的小楊。
圖4 高二時的公民訓練活動晚會上，小楊班上Michael Jackson的舞蹈節目，驚豔全場。



圖5 泡茶，是小楊生活的一部分。

醞釀：迷霧中，尋找未來

當時對未來的志向還不甚清楚的小楊，面對大學入學選填志願，也就讓家長來做決定，於是，他便依照了父母的期望進入了航運管理的大殿。在大學時代，進入系學會是讓許多學生一展長才的地方，當時已從文靜內向的清純高中少年蛻變成活潑、滿腹理想與創造力的青年小楊，也就加入了系學會的活動組。在他任內，小楊發揮了組織領導的才能，結合了創意以及對藝術、舞蹈的熱情，發起並舉辦了系上的「藝術饗宴」，結合了系上所有具有才藝的人，例如樂器演奏、舞蹈表演、歌唱等等，這活動盛極一時、連辦數年，為航運管理系增添了不同的風貌，這些辦活動的經驗，彷彿是後來小楊擔任許多舞團演出的藝術總監的暖身。

「創造力需要許多不同體驗的結合。」

小楊放下滑鼠，抱起小白狗認真的說，大學時代的他，對學校課業內容不大感興趣，除了英文及體育的表現特別突出之外，其他科目總是低空掠過，他將注意力轉向系學會的活動之後，也開始發展屬於自己的興趣，其中最具有衝突性的莫過於「泡茶」。「泡茶不像你想得這麼簡單。」小楊認真的說，「它讓我沈澱一整天跳躍的思緒，讓我清楚、完整的看到自己。」「在這時候，許多靈光一現的點子就一個一個跑出來了！」

除了廣邀親朋好友，甚至也邀系上老師一起來品茶，這般「活躍的青年」與「老人茶」的衝突性，也讓他上了地方的報紙。除了「泡茶聊天增長知識」外，小楊可說是藝文活動的愛好者，儘管本身非藝術相關科系出身，但卻對於表演藝術活動十分的捧場。

這位「新時代泡茶青年」，又是如何與踢踏舞邂逅呢？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踢踏舞』這種舞，我整

個人被這種特殊的舞台效果吸引住，天呀！原來世界上有舞蹈可以這樣表現！」

小楊在大三時，因為看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的「法國麗都歌舞秀」的演出，被其中一段舞者身穿橘色西裝、在爵士樂當中，靈活地踏出鐵片與地板撞擊之特有頻率的踢踏舞節目給深深吸引，「於是我開始瘋狂的開始找相關影片、到處去詢問哪裡有教授這種舞蹈的地方。」

費盡了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問到了有在台南教授踢踏舞的地方，進入這個班級新手的他，不到三個月時間便從教室中，屬於初級生最後一排跳到最前排，這時老師所能提供的東西已經不敷需求，他發現他所追求在「法國麗都歌舞秀」當時踢踏舞的氛圍，似乎與現階段的學習有所不同，於是上台北買踢踏舞鞋的機會下，隨口請教了老闆娘關於學踢踏舞的地方，老闆娘便介紹了就在附近的知名舞蹈中心，小楊便毅然決然的開始兩地奔波的學舞計畫，此時，也遇上了他生命中的轉捩點——許仁上老師。

「人稱許老師是爵士爸爸」小楊說。在這舞蹈中心，小楊開始了新的課程，課堂裡的學生個個都是學了數年的高手，一開始小楊在這班上可說是被遠遠的甩在後頭，儘管跟不上，但如獲至寶的他，興奮之情早將挫折感拋在腦後，「我心想，這就是我在追求的感覺！就是這種美式百老匯的踢踏舞！」

這位態度積極、奮發向上的年輕人，也引起了老師和班上前輩的注意。當時金澎也在這班上，「金澎老師可說是前輩藝人裡極少數可以一邊跳踢踏、爵士還能唱歌的藝人。」，「每次在空檔的時候，金澎老師會過來幫我糾正一些動作。」

不只金澎注意到這位學習心旺盛的小伙子，許仁上老師也發現了這個年輕人是可造之才。不像一般老師嚴肅、拘謹的態度，許老師藝術家的隨性性格，像個老頑童般，很容易跟年輕人接近。從課堂上的學習到課後的討論，而這兩位年齡相差將近四十歲的師生，成為了忘年之交。「許老師經常拿很多經典的影片給我看，其中金凱利的『萬花嬉春』和『花都舞影』可說是影響我最深遠的兩部片。」

因為許老師的加持，讓小楊整個眼界大開，約莫半年的時間，從在後排完全跟不上的新手至中



圖6 2004全國踢踏舞大賽作品《忙與盲》裡，小楊飾演一位盲眼踢踏舞者。

排、前排，小楊在這方面的表現，不僅技術上的進步、在受到許多視覺影像的刺激之下，他也開始嘗試踢踏舞的創作。

發酵：點燃心中的那把火

面對畢業之後就職的壓力，小楊開始在自己的興趣與工作之間展開拉鋸戰，一方面，許老師不斷的鼓勵他朝踢踏舞這方面邁進，另一方面，身為家族中的長孫，所有長輩的期待都在他身上，當時的他，持續的學舞、編舞的同時，也在準備多益的考試以及航空公司空服員的申請。儘管小楊的父母作風開明，也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朝自己的興趣及理想前進，但面對龐大家族傳統觀念的壓力，他的父母也不免有疑慮，許老師為了說服小楊的父母，除了特地至家中拜訪，播放許多影片向小楊的父母說明，同時也鼓勵小楊參加年底的第一屆高雄市長盃全國踢踏舞大賽。就在許老師推波助瀾之下，小楊將考了七百二十幾高分的多益擱一旁，放棄申請空服員的機會，「被許老師帶上了跳舞的不歸路。」小楊笑著說，儘管有了許老師的護航，也並非代表就一帆風順。當時家族許多長輩對於小楊反傳統的選擇頗不以為意，

「當時我爸的朋友，居然還來遊說我爸說：叫你兒子找個正當一點的工作啦，跳舞這種東西，養不活自己的啦！」

「有一次叔公來關心我的工作性質時，叔公十分不可思議的說：什麼？跳舞的？是去當舞男嗎？當時我心想：舞男？也沒錯呀！跳舞的男生。」

「事隔多年當我再問起我爸當時他周圍親朋好友的看法，我爸也不諱言的說：在我們周圍的生活環境背景，幾乎不會有人認為跳舞對男生而言是個有前途的工作。」

畢竟在一個傳統的社會中，男生從事一個那些長輩們不瞭解也認為看不到未來的藝術工作，這般

反傳統的決定所必須承受的壓力不是三兩句可以帶過的。

2002年，是他開始踢踏舞教學工作的第一年，他很感謝許老師從中幫忙穿針引線，讓他一個剛踏入圈子的年輕人得以有教學的工作機會，「我第一次教的對象就是我的家人，當時利用晚上家裡頂樓落地門玻璃的反射，當作是舞蹈教室的鏡子。」

儘管有老師及家人的支持，小楊也難免對未來徬徨，「我告訴我自己，給自己三年的時間去闖，如果真不行，我就放棄這條路，回歸到原本大家期待的工作。」

於是，在父母的資助下成立了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一年當中，台灣各地奔波教課，2003年的耶誕前夕，與苗栗市公所共同舉辦「踢踏舞聖誕」晚會表演，擔任節目總監與舞蹈編導。對小楊而言，這是他第一次將自己的創作、構思之作，呈現在眾人面前，尤其是他的家人以及家族。規模雖然不大，但熱烈的迴響與肯定，讓他有了些成就感以及持續下去的動力。同年，透過許老師的介紹，小楊認識了許老師當時旗下的兩名還在就學的愛將——彭彭和永晟。至此，這三位年輕人結伴相互切磋、學習，「認識他們，就讓我感覺，嗯，這條路接下去不再孤單。」

2004年，小楊開始拓展自己的版圖，除了年初和許老師去日本東京進修踢踏舞之外，也受邀赴澳門演出。

「說起來，要不是許老師，我想我的舞蹈教學工作不會這麼順遂。我記得有一天許老師突然問我有沒有存錢，原來是打算帶我出國進修，開開眼界。」

小楊表示，教舞的工作性質本來就不是很穩定，眼看他給自己三年的期限將至，他不停思索「該繼續投入？還是放棄？」。同年，小楊在「舞動大地」踢踏舞全國大賽得到了個人組亞軍，在同年11月份與彭彭和永晟代表台灣赴中國參與其全國踢踏舞錦標賽，儘管彼岸的踢踏舞大賽有領導內定

的狀況之下，他們仍殺出重圍獲得了專業組的銀獎及銅獎，小楊笑稱：「我們此舉可說是三人合作，反共成功！」。這兩件事蹟，也讓他吃了一顆定心丸，小楊回憶當時全國踢踏舞大賽頒獎典禮的後台，說道：

「那時表演完後回到後台，當時的高雄文化局管碧玲局長在問我：這舞是你自己編的嗎？我回答：『是的』，於是她非常讚賞的對我說：『嗯，不錯！富有藝術性。』這句話，對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跨越：努力、堅持、再進步

2005年，是小楊在踢踏舞生涯中，專業以及名聲確立的重要的一年。

年初時小楊與許老師一同至紐約最負盛名的舞蹈中心進修，「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也是很大的改變，到這個地方，讓我感覺自己很渺小。」第一次在異鄉度過春節的小楊笑稱：「記得有一天紐約零下13度，我跟許老師從上課的地方要回到住處，一路上我跟許老師像烏龜一樣縮著頭走在路上，冷到一度懷疑我的羽毛是不是假貨。」為了省錢，那段時間生活一切從簡，將全部的心力投注在學習上，使得他認識了一些美國踢踏舞界的大師如Roxane Butterfly及Derick Grant，這趟進修，也讓他的教學模式有了大轉變。同年的八月，獲得2005「舞動青春」踢踏舞全國大賽個人成人組冠軍。隨即，九月份受台南府城踢踏舞團之邀，擔任藝術總監指導「舞動府城」售票演出，小楊說：「這兩件事就讓我從事踢踏舞工作的一切成定局了。」

2006年四月，小楊再度自費至紐約進修，這次隻身前往取經的目的不同於前次，除了師事於Barbara Duffy及Lainie Munro兩位大師之外，大部分的重心放在看百老匯秀、和年輕舞者交流以及旅

行，這次的進修讓他更深刻的品味了紐約的氛圍。

「當你去學習細讀一場表演的起承轉合是如何安排，會對自己所創作的舞蹈產生結構性的重整。」

「與年輕一輩的舞者交流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激盪出許多意想不到的創作火花。」

「自助旅行是個很棒的體驗，可以讓你最直接深刻的接觸在地的人與文化。」

「我記得有一次，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逛中央公園，跳踢踏、拍照、曬太陽、看人溜狗、玩飛盤，除了觀察他們的生活之外，我還發現了我從沒看過的美景。」

2006年對踢踏舞界也是個轉折性的重要年分。這年的夏天，在各地踢踏舞的氣候已成，以及許仁上老師等人的奔走號召之下，成立了「台灣國際踢踏舞研究協會（TTA）」，小楊也成為協會理事之一。在這年的暑假也舉辦了全亞洲第一個國際踢踏藝術節「2006第一屆台北國際踢踏藝術節」，這是第一次有國外踢踏舞大師受邀參與教學。除了擔任藝術節課堂指導之外，小楊也開始著手跟其他台北的舞者搭檔創作演出。

延續：生活經驗的交集，連結成創造力

把編舞當成一種遊戲，樂在其中且從中得到成就感，關於這些源源不絕的創意點子，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如同一般的創作者，難道不會遇到瓶頸或是文思枯竭的窘境嗎？尤其有編舞產量的壓力的情況之下，小楊頗具深意的笑著回答：「疲態是一定會產生的，說起來我真的很感謝許老師，有時當我碰到瓶頸時，他就會邀我到他家小坐，放一些老師珍藏的影片給我看，以刺激我對於踢踏的熱情。」

如何延續新的創意，小楊的經驗是：



由左至右

圖7 2006歲末，在台南誠品與外國表演團體（後）一同「足跡跨年」。

圖8 小楊與王思涵搭檔演出《shall we dance》。



由左至右 圖9 2008年「踏遍福爾摩沙」踢踏環島計畫的第一站：苗栗勝興車站，與觀眾互動的小楊（左）和宇清（右）。

圖10 2008年「踏遍福爾摩沙」踢踏環島計畫，於台東興隆國小和小孩們一起舞踢踏。

圖11 2008年「踏遍福爾摩沙」踢踏環島計畫之台東站，攝於台東小野柳，永晟、小楊、宇清（左、中、右）。

THE ANTI-TRADITIONAL GENIUS OF TAP DANCE, MEL YANG

「我到處收集各種相關歌舞片、影片，唯有透過多看、多聽、多學、多練、多觀察、多體驗，才更能觸類旁通，激發新的創造力。」，「當然最重要的是 堅持。」

除了深究與踢踏舞相關的表演藝術之外，攝影、滑雪與泡茶這些本質相差甚遠的嗜好，也替他的生活與創造力增添了不少趣味與彈性。當我們在談創造力的產生時，大腦內多樣、且異於一般思維的連結所產生出來的火花可說是創意產生的原點，如何組織這些原本不相關的元素而產生全新的概念，有賴於個人生活多樣性的經驗所累積。

當然，千里馬也是有賴於伯樂的賞識與提拔：

「這一路來，許老師可以說是我的mentor（良師益友），因為他的穿針引線還有推薦，以及帶我出國進修開眼界，我才得以有這麼大的發揮空間。那時候，大家都知道：噢！許老師現在正在帶一個小楊呢！幾乎，我跟許老師是劃上等號的。我深深覺得，無論局勢如何改變或是自立門戶了，一定不要忘記飲水思源。」

關於小楊2008二月分的「踏遍福爾摩沙」環島計畫，筆者實際參與了踢踏環島計畫的第一站：苗栗三義勝興車站，當筆者還塞在距離車站約一百公尺的人群當中時，已聽到前方傳來一陣陣活潑、輕巧的踢踏節奏。車站前，被觀眾圍繞的，正是這次「踏遍福爾摩沙」環島計畫的三位主角：小楊、宇清、永晟。三位大男孩輕鬆的舞姿加上與觀眾幽默的互動，在攤販叫賣的背景聲中，他們的神來一「踢」，替風景觀光區增添了獨特的藝文風味。

為了這個計畫，小楊自己掏腰包買設備，舞團的課也停課兩週，這個看似沒賺頭也未必有人支持的計畫，到底是怎樣的動因使他們可以這般毫不猶豫的投入進去呢？

「踢踏舞在許老師等多人的努力之下，根基已經扎下，但是在台灣的舞蹈界中，踢踏舞仍是

被視為是一種休閒舞蹈，其實這是很可惜的。我在紐約，看到這樣一個各種文化融合的都市，在表演藝術方面的呈現也是非常繽紛活絡，當時我就在思考：台灣也是一個典型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為什麼在表演藝術的展現上卻是不夠多元呢？」

「踢踏舞的推廣仍是我們必須繼續努力的地方。」

「這個『踏遍福爾摩沙』的計畫，是希望透過環島的旅行，將踢踏舞帶到台灣各地，藉由影像的紀錄，將台灣各地的風情與踢踏舞結合。」

「舞台是有限制的、有距離的，但我認為踢踏舞，它是一種生命的節奏，生活的舞蹈，因此我希望把這舞台延伸到所有人的面前，這般原汁原味的呈現，才能拉近踢踏舞與民眾的距離，重新詮釋踢踏舞在一般人心中的印象，當然，我最希望的是，透過這樣的計畫，可以帶給不同地方的人一樣的感動。」

「當我在教學時，我都告訴學生：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音樂與節奏，大師的音樂固然很棒，但不等於你自己，唯有自己的創作、自己的感動才是屬於你自己的。」

（訪談 / 楊孟蓉，苗栗，2008.2）

參考文獻

- Robert J. Sternberg主編（2005）：創造力 . 理論、創造力 . 應用（李乙明、李淑貞譯）。台北：五南。
Michael S. Gazzaniga（1999）：大腦比你先知道（洪蘭譯）。台北：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Sternberg, Robert J. 等著（1999）：不同凡想：在一窩蜂文化中開拓創造力（洪蘭譯）。台北：遠流。
賴聲川（2006）：賴聲川的創造力學。台北：天下雜誌。

關於「踏遍福爾摩沙」踢踏環島計畫的記錄過程：
踏遍福爾摩沙，首頁<http://www.wretch.cc/mypage/tapformosa>